

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



“不如早死好”

——二叶亭四迷传

〔日〕中村光夫 著

刘士明 译 周逸之 校

“不如早死好”

——二叶亭四迷传

〔日〕中村光夫 著
刘士明译 周逸之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二 叶 亭 四 迷 传

根据日本讲谈社1976年第一版译出

“不如早死好”

〔日〕中村光夫著

刘士明译 周逸之校

责任编辑：王纪卿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冷水江市印刷一厂印刷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插页：3 字数198,000

印数：1—6600

ISBN7—217—00102—1 / I·41

统一书号：10109·2108 定价：1.95元

新书目：87—23



作者像

出版说明

人民大众数千年来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社会日臻进步和完善。在纷杂繁复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出现过许多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边，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否定个别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他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旨在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了解某些世界名人的生活经历，探索其成败关键，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and 养分，作为生活道路上的良师益友。这套丛书还可以帮助读者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锤炼意志，陶冶心灵。但是，名人远非完人，且其时代、环境、教育及才智亦各有异，正确的态度，应是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我国的青少年，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承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开拓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大道，确实是任重道远。悠久的、灿烂的祖国文化，是培育我们勇敢、进取和智慧的精神源泉；世界历史上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鼓舞力量。我们把出版这套丛书看成是对社会，对青少年朋友的重大责任。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生前十分重视传记文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曾设想为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世界知名文学巨匠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亲自执笔。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撰写一部贝多芬传。信中，高尔基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有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了。”

高尔基亲自编辑丛书的愿望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三三年才得以实现。四十余年来，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从未间断，在本国及世界的读者中赢得了声誉。

我们的这套丛书将包括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的传记、自传、日记和回忆录等。而这些大多数又是由知名文学家所撰

写，文笔优美，叙述生动，读后不仅使人精神振奋，艺术上也可以得到美的享受。本丛书计划每年出版数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翻译家、作家都来关心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九月

DC18/22

目 录

序.....	(3)
名古屋与松江.....	(17)
俄语与俄国文学.....	(33)
两次偶合.....	(48)
《浮云》的创作.....	(61)
《浮云》的矛盾.....	(76)
《浮云》的中断.....	(92)
放弃文学.....	(108)
官报局.....	(126)
结婚.....	(140)
《单相思》的出版.....	(158)
外国语学校教授.....	(176)
从哈尔滨到北京.....	(191)
日俄战争.....	(207)
面影.....	(224)
平凡.....	(244)
去战后的俄国.....	(266)
彼得堡.....	(286)

以刀宰鸟而悲鸟之血，以刀宰鱼则不悲鱼之血，此有声者之幸福也，亦即当今所谓诗人之幸福也。

斋藤绿雨

序

五月十日，我拜谒了在染井的二叶亭之墓。往常，对他的忌辰我并不大在意，但对这次的扫墓日，我从今年伊始就萦回脑际。

他四十六岁逝世，而今年我也适逢此岁数^①，在这一值得纪念的忌辰来到他的墓前，我有这种潜意识的希望。

二叶亭的坟墓气派非凡，是他逝世十三周以后，以他外语学校同窗为中心的旧友们修建的。它与留给孩子们“立即离校出来奉公”的遗言的他是不相称的。或许是他与家族坟茔分离的缘故，时至今日也似乎无人前来祭扫，墓地入口处有一张丰岛区役所张贴的错误百出的布告。

我面对着巍然耸立而渐已发黑的墓碑，不由百感交集：从明天起它将年复一年地日趋颓败。这诸般感受在此已无赘述的必要了。通常，第三者在这种场合萌发的感慨，不过是无意义的滑稽之举罢了。只是因为我取得了写作他的传记的资格，而且又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刻，才不禁为之思绪万千。

我接近二叶亭始于学生时代，虽然有时不免疏远，但经过

① 当时是1957年，作者正好46岁。——译注

长期交往后，便将他视同伯父了。而他不知不觉间先我而早逝。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与他已然诀别。我度过了与这位天才寿命相等的岁月，这不但判定了自己的平庸，而且今后假如我得以长生，随着光阴的流逝，我与他在年龄上的差距仍将继续存在。

时至今日，我们也许才得以纵观他的一生。我曾经两次中断过写作他的传记，而这次至少准备就他的一生所遇到的各类问题领教年长者的意见。

据说，森鸥外翻译施尼茨勒^①的作品时，他说得益于自己年事已高。而我比他年岁更大，尽管这可算是一大优势，但似乎总感到长期以来愧对二叶亭。

二叶亭在逝世的前一年将去俄国时，对担心他身体虚弱的矢崎镇四郎说：“我要为世人树立一种榜样……我希望让世人知道，的确，人是应该那样地工作。”

这说明极端谦逊的他，虽然半生的失败接连不断，但是他对生活仍持有某种自信，这是句意味深长的话。而他的作品之所以不幸，却正是因为这些“工作”几乎使他一无所得。他的作品，由于扬弃了私小说式的格调，加之他对自己的文学表现力感到绝望，其结果，反映他的生活、思想的作品十分不令人满意。

当然，要将人的行为以及思想等等通过文学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众多文学家的生活经历为其作品的产生提供了手段或素材。与那些依附于想象力的作品相比，

① 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的剧作家、小说家。——译注

现实生活通常被认为是乏味单调的。就二叶亭而言，他作为文学家的业绩不过在于褪色地反映出了他生活中的种种“工作”罢了。

他也承认自己不属于文学家之列，这的确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因为作家应终生刻苦用功并熟知小说的写法。假如就这一深入地观察人生的职业来看，他则是一个衰渎了文学家这一可贵素质的失败者。藤村所说的“二叶亭氏的洞察力好象过早发达，《浮云》便可证实这一点”与“《平凡》是遭到破坏的精神的悲痛遗留下来的纪念品”，都是指的这一点。

这位一生端坐桌前、正襟危坐对待人生的作家，“一边嘲笑有关文学创作的愚蠢，一边苦心孤诣地写文章”的先辈，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个人生的大傻瓜吧。

然而，就象在文学上以失败而告终一样，二叶亭无论是作为政治家、实业家、新闻记者、教育家都建树甚少，因为他是明治这一不可思议的过渡时期造就的理想悲剧式的体现者。也可以说，他一生的悲剧是明治时代精神所导演的。他的失败象征着在不同领域中，以明治时代为出发点的目标与实施之间的距离。

明治人所信奉的最高社会道德、同时也是衡量事物价值的尺度是“成功”！

文坛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时代，天赋予了不同凡响的才能，而且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要作为失败者而生存下去就必须具有特殊的气质。用单纯的脾气随和或者受他人思想的影响来说明是不会使人折服的。

二叶亭也并不意味着失败，但他终于失败了。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人。因为他不仅受到了这个没有自信心的时代的道德的支配，而且也与以名古屋人气质的母亲为首的、在他自我反省之前宽宥他的过失的家庭不无关系。

另外，他也缺乏同时代作家共同的将现实生活中的失败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亡羊补牢式的浪漫主义。藤村指出：“北村君也好，国木田君也好，至少还能自我表白。至于二叶亭氏，却几乎连想都不敢想表白自己。”

对他来说，失败只是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与精力的浪费，而他的一生正是在这种无可挽回的浪费中蹉跎了。如果借用内田鲁庵的话，这些失败都属于“理想的破灭”。假如他精神的逻辑与现实的法则之间的冲突是主要的原因，那么，他的失败可以说是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批判。

他试图复活的理想——哪怕仅就文学领域而言——在明治这种时代所能容许的范围内，也是最美好的。因此，与其他任何同时代人相比，更使我们深感他的作品言犹未尽。

当然，他并非有意识地以这样的态度生活。正如正宗白鸟所言，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因为“迟钝”而体现其纯真的一面，他最讨厌冷嘲热讽和犬儒主义。漱石〔注一〕仅与他见一次面就了解他了，因为他是不带政治家迂腐气的政治家，是不摆教师架子的教师，更有甚者，是没有文人臭味的文学家。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所以，在形成专业化和适应主义两轴的明治知识阶级之间，无论哪里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他遗留的文学作品，虽然起着明确地证明他一生的作用，

也不可能将其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已与作者分别了，所以难以理解其真正含义。如果从当时文学界的背景来看，《浮云》和《面影》都是优秀的小说，特别是终未完篇的《浮云》，却完成了揭开日本近代小说史扉页的使命！

然而，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所描绘的究竟是怎样的巨梦与奢望？究竟有什么意义？幸好在我们手中有他的资料可作为依据，否则是不可能正确地推察它的。他自视《浮云》为失败之作，对他来说从事文学本身就是一次失败，也是其原因。

因此，要评论二叶亭的作品而不去记述他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再则，对他的精神生活的探讨不可超越其作品以外，所以从这二者的联系之间去洞察他的精神“工作”，传记是最适当的形式。在此，我的宗旨是探讨因为他具有天赋的气质而导致他在众多领域里失败的意义，对他的生活琐事则不加查考。

“众所周知我是爱知人，生在东京，即当地的尾张邸。是的，就生在那个现已成为军官学校的地方。在那里长到七、八岁。所以，明治维新骚乱的情景还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稍微长大了一些，我也用带子挽个髻子。”（《酒余茶间》）他在晚年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这次短促的座谈是向我们显露他幼时的环境和心情的片断的、几乎是唯一的资料。

他的父亲长谷川吉数^{〔注二〕}（通称岩藏），以尾州藩下级藩士的身份，于文久二年六月担任鹰场吟味役之职，并被指派为江户市介谷藩邸的常驻人员。有理由认为他就是从那时起迁居江户的。所谓鹰场吟味役，就是侍奉藩主鹰猎为其消遣解乏。据

现在长谷川家族流传的说法，吉数是位美男子，因此才被选入侍童之列。

“吉数是位快活的人。待人态度谦和圆滑，胸无城府，言谈举止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而这种魅力也很容易即兴发挥而变得滑稽有趣。”与二叶亭从父母一辈起就熟悉的山田美妙这样描述吉数的性格。从这段言辞不难觉察，身为武士的吉数已被长期的城市生活所同化，他的情趣与生活方式已相当接近市民风格了。内田鲁庵根据二叶亭亲口提供的情况写道：

“二叶亭的父亲是尾州藩的，由于长期在江户任职，已经成为了江户的下级武士。母亲也是同藩武士家庭出身，同样因在江户长大而成了江户人。双亲都喜好弹三弦，母亲最拿手的是常磐津^①，年青时常在晚酌后，父亲和着母亲的琴弦慢慢地唱上一段。这就是他的家庭。”

元治元年(1864年)二月〔注三〕，这家的长子辰之助——即后来的二叶亭——诞生了，这时吉数二十七岁，母亲志津二十四岁。他最初的记忆是祖母的溺爱，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害怕的是父亲和家里的钟馗的画像。

元治元年在明治维新前四年。这一年，政局剧变，风云迭起。三月，藤田小四郎等人在筑坡山举兵，八月，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随后发生了第一次征伐长州的战争。尽管局势动荡不宁，对这位三石半薪俸的鹰场吟味役的生活并无直接的影响，就在今天执行东京裁判的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

① 常磐津：一种说唱曲艺，净瑠璃的一派。——译注

的原市介谷合羽坂尾州藩邸的仆役房里，趁着晚酌的微醺，他们夫唱妇弹，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到二叶亭五岁那年。这种近于现在东京山手至下町一带，也就是花街柳巷的家庭气氛，给二叶亭的性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山田美妙在上面引用的文章中继续写道，这位性喜滑稽的父亲的气质，“已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了幼小的辰之助君”，明治七、八年时他已经能得心应手地哼着马鹿哏子^①跳假面具舞蹈了。但不久他就从这种“江户儿的轻薄态”中解脱出来。后来，即使他成为“严肃的四迷氏”以后，这种“江户血脉”也深深地潜伏在他的气质中。

鲁庵说：“二叶亭是江户儿气质的，与他那副严肃面孔不相称。尽管他自命为不风雅，其实他也喜好风流，也有些荒唐之举。”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他父亲遗传的“享乐情绪的血缘”。

坪内逍遙也有同感，他认为二叶亭的兴趣是“江户式的，并且可以说是某种下町式的格调”，而他受双亲影响的最显著表现就是一生偏爱俗曲。

他在学生时代，就常去曲艺场听一个叫鹤贺若辰的盲人老太婆弹唱新内语^②，外国语学校的小伙伴们都能回想起他醉酒时经常模仿那些插话的情景。他成家以后，当住所附近有艺人弹唱他中意的清元节^③时，也经常踱到院墙外去听上一曲。

他在《小说总论》中，作为艺术认识举例时，引用的就是清

① 马鹿哏子：祭奠神社时演奏的乐曲。——译注

② 新内语：净琉璃派的一种说唱曲艺。——译注

③ 清元节：净琉璃的一派。——译注